家語證僞

家語證僞卷第七

會稽范家相著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于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記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以士係射義末段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此取郊特牲一節補入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添退而與門人句聯下蓋觀者如堵墻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亾國之大

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位蓋僅有存者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此一段取射義顛倒刪節之又取郊特牲一節夾入其中末添子路進數言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

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闋工告樂備而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脫屨升堂修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迎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隆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一段截取鄉飲酒義中一節其文無甚異同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句〉　一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此又取雜記入之以蜡之有似乎鄉飲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以上惟郊之祭也二句出郊特牲其萬物本乎天二

句天垂象二句俱別采記文入之

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句從祭義添出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記作日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二句從左傳添入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註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學者不知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良可痛心

觀王氏註文則添出之意可見其加啟蟄二句所以

難鄭學者在此

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

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
王脫裘矣增二句似註脚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
天數也抄變郊特牲文止此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
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以下抄變禮器文
郊特牲文散而不屬乃記者零星解經之文並非孔
子言也今添入定公問答彙作夫子之言雜下註語
雖較原文頗有頭緒可尋而眞面目失矣按郊特牲
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康成引易緯謂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
夜分故曰長日其於下文郊之用辛也註則云上言

迎長日者據周禮言此言用辛者據魯禮言取齋戒
自新之意蓋鄭氏分圜丘與郊爲兩事旣以冬至祀
圜丘則正月不應復有郊故引易緯以爲郊必正月
而圜丘則另爲冬至之祀又引后稷祈農之說以見
因郊而又祈穀合二說爲一說又因記之下文有周
之始郊日以至二句於前說殊爲難通故又解以爲
此乃魯之始郊非周之始郊其說似爲難通王肅據
董仲舒劉向之說作聖證論以闢之謂迎長日之至
與郊之用辛俱是周之郊而非魯之郊俱在建子之
月而不在建寅之月其正月之郊乃祈穀之郊與圜
丘合享無涉因引月令孟春郊穀於上帝及左傳孟

獻子啟蟄而郊之語爲証於是歷代因之幷方圜二丘爲一而皆祭於南郊黃楚望謂康成禮家未可輕非王肅之說乃古今不決之疑然肅之說實長於鄭也顧肅苟有所見則當直援經傳以正鄭之失可也又何必雜取傳記託爲聖人之言自顯其僞康成有知吾知笑於地下矣　文內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臨燔柴此據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云云有意添出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

治也以上添出其下皆盛德篇文凡民之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自上有制度下改記文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

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爲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以上取大戴盛德中語而抄變之其下皆添出夫禮度者所以御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

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此上皆大戴盛德篇中語王氏既將盛德篇前後論王者御天下之道俱摘入執轡篇中獨遺此段剔出五刑解一篇其抄變幾不可辨如末段有犯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云云此本散見於不孝弑上各條之下王氏於上則改去原文而歸并下文作收束語讀者但以原文校之自見其僞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

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汚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簿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不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

此五者大夫旣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旣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敎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此解禮文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二句與賈誼政事疏相同大約因其引古而襲之耳政事疏自下官

不職以下如大臣定有其辠猶未斥然正以呼之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諸語皆賈生已語今槩以入夫子口中又賈疏引古比有不廉與淫亂罷軟三條而家語添出二條皆不可通如罔上不忠干國之紀何足養其廉恥而爲之文飾其詞乎亦見王氏學術之疎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王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也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

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以上大約本道德齊禮一章而變其詞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尤王制作郵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也此句多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氾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小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

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婬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

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飾珠玉之器雕飾
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
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十四禁與王制字句稍異

此篇假爲仲弓夫子之問答組織王制成篇意以博
士諸生剌經集傳以作王制必有取於家語後人固
與從考其眞僞也

禮運第三十一

孔子爲魯司寇首添一句與於蜡賓事畢乃出游於觀之上

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此問與禮運異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舍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自我觀周道以下忽舍禮運而別取樂記語攙入其中又增入天子以杞宋三句何孟春曰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公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已得郊則惠公安用請之吳嘉謨曰惠

公之四十二年乃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隱公四年初獻六羽爲周桓王之元年至信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年隱公攝政而改正至僖公又復僭用也按王氏據明堂位以改禮運以誤沿誤聊取二說正之

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此二句記無）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

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故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敎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郊以降命郊當從記作殽命降於社之謂效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
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
父生而師敎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
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
非事人者也夫君者則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
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
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
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
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改記文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迭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故人者天地之心
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
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
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
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
人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
別月以爲量故功有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
爲質故事可復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
故人以爲奧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何爲四靈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爲畜而
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狘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

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慈孝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乙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協於分藝其居於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

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諸藝講於仁得之者强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

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也而不苑並行而不悖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冬春字添必當年德

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近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以上與小戴禮運篇無大異同但移易前後攙雜樂記多删虛字耳豈戴記傳譌而家語獨眞耶

家語證僞七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

家語證僞卷第八

會稽范家相著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朱子曰自冠於阼至此與上下文無所屬記者之妄附益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自冠於阼至此郊特牲文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上左傳季武子對晉侯語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二句冠義朱子曰此與上下文不屬亦記者之妄附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

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
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
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
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
造也二句出郊特牲上文似卽從此二句生出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
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
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註云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月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合而說者橫爲年紀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痛哉冠成王而朝於祖
示有君也

此節皆王氏雜湊成文其謂王世子雖幼尊爲人君
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然則何以成王行冠禮而

有祝雍之頌平明孫存有申明冠禮疏歷考漢唐冠禮以明天子必有冠禮以家語文不類六經義或謬於聖人其論違矣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公符作達而弗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以上公符文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玄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說苑頌辭曰令月吉日加子玄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公符載孝昭冠頌與此不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戴無北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戴無其醴也既醴降自阼諸侯

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大戴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但爲主而降西階未詳其義　玄端與皮弁戴下有皆釋二字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鄭云四當爲三玄當爲衮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戴作朱錦采四馬　王太子庶子之冠擬也皆天子自爲主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

朱子曰此與大戴小異無介乃饗時事又無無樂皆玄端五字又天子以下至冠皆十二字此作王太子云云俱當從大戴乃與上文天子之冠相應但非懿子之問爲可疑　按此參取說苑修文篇故不同

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

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
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
夏后氏之道也
此篇雜取小戴郊特牲冠義大戴公符說苑修文篇
加以問答錯綜成文與上篇郊問正同而史氏繩祖
信之以爲文詞典雅過於大戴亦未之深考耳　大
戴載孝昭冠辭所以爲後人譏短

廟制第三十四

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
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

地建國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王制)曰太廟有一壇有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也祭之無禱焉乃止去墠爲鬼

以上祭法下四段皆兼取王制祭法

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廟考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

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毁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孑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

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爾之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異代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有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此篇王氏雜取王制祭法附以已說亦所以難鄭學者中間應爲太祖云云明是後世經師之筆尙何疑於僞託乎　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也鄭康成據禮緯元命包及禮稽命徵之言謂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六廟周制七廟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而

王肅非之謂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也其聖證論略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亦云天子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祭法云遠廟爲祧鄭註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又云先公

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家語云有二祧乎觀肅此論則家語所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及遠廟爲祧有二祧焉諸語悉肅所加明矣蓋肅之所據者荀子穀梁傳之言與王制祭法適相發明足以正元命包而難鄭學又託家語以佐其說而其論益固矣夫天子七廟自是有虞至周所不變者商書明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康成何得據禮緯爲說乎康成之徒又據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之語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則以不遷之廟爲二祧益屬非是考西漢王舜中劉歆之論皆與肅合韓退之亦如肅說則聖

證論自屬不刊但家語則是僞書耳

辨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曰有所繆然思也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黮然而黑頎然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此節史記韓詩外傳皆有之文襲史記以擊磬爲官

句史記所無蓋因論語擊磬襄之言插入之者　彈琴如見文王見其心非果見其貌也附會之言安可信乎

子路鼓琴說苑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矣亢戾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
其興也勃焉說苑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無詩詞德如泉流至於今王
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
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
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
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
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
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右本說苑修文篇無南風詩已見卷首　此因論語
由之瑟一章衍出而家語改作鼓琴夫子戒由之意
是就其氣質言之耳今乃遠舉舜紂所爲大而無當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此二句記作賓牟賈語）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記遲之遲而又久）子曰居吾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

而滅商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庶民弛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釁之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帥之上使爲諸侯命之曰鞬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

不復用兵也散軍而修郊射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郊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祀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耤然後民知所以敬親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右見樂記其文小有異同當取樂記正之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貴玉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歟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

多故賤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右見聘義其文同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此在小戴別爲經解一篇而家語稍改竄其字連下天有四時爲一篇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敎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敎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耆欲）將至其兆必先（有開必先）是故天地之敎與聖人相參（二句添出）其在詩曰嵩高唯嶽峻極於天唯嶽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

宣此文武之德也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
代之德也
此條係孔子閒居篇答子夏問三無私語王氏於論
禮篇既已采其前截獨遺此段入經解之下中間加
天地之教與聖人參二語所以聯合上文也然於後
截引詩之意卻不相蒙　此改神氣風霆爲吐納風
霆改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爲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皆
與記文不合意亦難通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於
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

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此句多出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有隨立則有序列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記無階字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位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此段見仲尼燕居王氏已於論禮篇采其前截獨遺此段載於是篇者以原文本不聯屬也其文無大異同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此節未知所本

孔子在衞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

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史云國危如此二三子何謂莫出無屈節之說王氏添此以就篇名耳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辨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史無三子謂子貢一段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史記田常語凡十七句今俱節去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

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自交日疏於主以下節去史文田常曰善然兵業以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强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此段大同小異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棄强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王者不絕世以立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矣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欲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句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

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敝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史是殘國之治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達者也（此句添出爲屈節點睛史記無之）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其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此下刪史記文一大段）子貢反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文種並無此語忽於吳王口中突出未妥）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收越王卒謝留

句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以下節史記簡叙成文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深焉按舊本自伐齊以下悉與史記文同毛本以深焉住未知是否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此節刪改史記成文已見小註舊本與史記全同未知孰是子貢亂齊存魯亡吳霸越乃事之必無者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安能言及亡吳先儒辨之詳矣　子貢使齊他書不經見唯韓非子有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說苑有齊攻魯子貢見哀公

請求救於吳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說吳王與師救
魯諸侯遂朝於吳二者不同皆與史記異竊意說苑
猶爲近之而王氏反取史記殊爲無見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
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
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
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
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
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
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
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

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附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耨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而告者三子不聽非所以爲民宓子蹙然曰今

慈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鱄新序作鱓）吾大夫愛之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此記宓子三事首一事見呂氏春秋亦見新序雜事次見韓非子亦見呂氏春秋及賈誼審微篇三見新序王氏自註亦本新序亦見淮南子繆稱訓其文皆小異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自子路曰至此添出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右見檀弓其文小異　此篇四節中俱有屈節語與

他篇不同

家語證僞八

光緒十有五年會稽徐氏鑄學齋栞本